

宣室志

唐張讀著

下

進步書局校印

宣室志卷之七

唐 聖朋張讀撰

黑山之陰有李衛公廟。賢曆中。張惟清都護單于。其從事盧立嘗夢一人頰長黑衣。告立曰。吾居於衛公廟且久矣。子幸遷我於軍城中。已而遂去。及曉立不諭。即入白於惟清。曰。衛公於國有大勲勞。今廟宇墮殘。飄蕩且甚。願新其土木之製。惟清喜而可其請。先是單于府以惟清有美化。狀其政績。遣護軍駱忠表聞於上。有詔命中書舍人高公鉞文其事。刻于碑。詔既至。而未有堅碣。惟清方命使採石於雲中郡。未幾及修衛公廟。濬其西得一石。方而長。其下有刻出張字。歷然可辨。王人持以獻于惟清。惟清喜曰。天賜吾之碑石。即召從事視之。立且驚且異。因起賀而白前夢。於是以前石為碣。高公之文刻焉。

太和中。王璠廉問丹陽。因溝其城。既鑿深數尺。得一石。銘文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即休。工人得之。具以事告白。而獻於璠。詳其義。久而不能解。即命僚佐辯之。皆無能析其理者。數日。有一叟請謁璠之吏。且密謂曰。吾聞王公得石銘。今有辯者乎。吏曰。公方念之。其義為何如耶。君即能究耶。叟曰。是不祥也。夫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

即休也。皆叙王公之世也。且先公曰。蓋生礎以文而勸。是山有石也。礎生璠。是石有玉也。璠之子曰遐休。是玉有瑕。即休休者。絕之兆。推是而辯。其絕緒乎。吏謝之。叟言竟而去。至太和九年冬。璠卒。夷其宗。果符叟之解也。

太和中有柳光者。嘗南遊。因行山道。會日晚。誤入山崦中。松徑盤曲。行數里。至一石室。雲水環擁。清泉交噴。室有榻榻。若人居者。前對霞翠。固非人境。光因臨流凝佇。忽見一缶合於地。光即啟之。其缶下有泉。周不盡尺。其水清激。舉卮以飲。若甘醴。盡十餘卮而醉已甚。遂偃於榻。及曉方寤。因視石壁。有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置於神祠。曰。武之在卯。堯王八季。我棄其寢。我去其扉。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由今之後。二百餘祀。焜焜其光。和和其始。東方有兔。小首兀尾。經過吾道。來至吾里。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奧乎其義。人誰以辨。其東平子。光閔而異之。遂行出。徑約十步。回望其室。盡亡見矣。光究之不得。友人呂生者。視而解之。未幾告曰。吾盡詳矣。此乃得道者語也。大唐氏之初。建號武德。武之二年。其歲己卯。武之在卯。其義見矣。蓋武德二年也。堯王者。謂高祖之號神堯。曰八季者。亦二年也。我棄其寢。我去其扉者。言其去。蓋絕去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

者言其隱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之來也。且唐氏之初。今果二百餘矣。焯焯其光。和和其始者。焯焯其光。謂歲在丁未也。焯者火。豈非南方丙丁之謂乎。未亦火之位也。和和其始。謂今天子建號曰太和。其始蓋元年也。東方有鬼。小首兀尾者。叙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也。鬼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兀尾。是光也。經吾道來吾里。言君之來也。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與乎其意。誰人以辨。其東平子。謂其意真。而獨吾能辨之。東平吾之邑也。益又信矣。如是而辨。果得道者之遺記也。

唐元和中。李師道據青齊。蓄兵勇銳。地廣千里。儲積數百萬。不貢不覲。憲宗命將討之。王師不利。而師道益驕。乃建新宮。擬天子正殿。卜日而居。是夕雲物遽晦。風雷如撼。遂為震擊。傾地俄復。繼以天火。了無遺燼。青齊人相顧語曰。為人臣而逆其君者。禍固宜矣。今責降自天。安可逃其戾乎。旬餘。師道果誅死。

唐劉禹錫云。僧道宣持律第一。忽一旦霹靂遠戶外。不絕。宣曰。我持律更無所犯。若有宿業。則不知之。於是褫三衣於戶外。謂有蛟螭憑焉。衣出而聲不已。宣乃視其十指甲。有一點如麻油者。在右手小指上。疑之。乃出於橘子孔中。一震而失。半指黑點。

是蛟龍之藏處也。禹錫曰：在龍亦已善求避地之所矣，而終不免，則一切定分，豈可逃乎？

唐晉陵郡。建元寺僧智空，本郡人，道行彰聞於里中，年七十餘。一夕既闔關，忽大風雷，若起於禪堂，殷然不絕，燭滅而塵空晦黑且甚。蒼宇搖震，矍然自念曰：吾棄家為僧，迨茲四絕，暴雷如此，豈神龍有怒我者？不然，有罪當雷震死耳。既而聲益甚，後坐而祝曰：某少學浮屠氏，為沙門，迨五十餘年，豈所行乖於釋氏教耶？不然，且有黷神龍耶？設如是，安敢逃其死，儻不然，則願亟使開霽，俾舉寺僧得自解也。言訖，大震一聲，若發左右，坐榻傾靡，昏靈顛愕。由是驚懼仆地，僅食頃，聲方息，雲月晴朗，然覺有腥腐氣如在室內，秉燭視之，於垣下得一蛟，其長數丈，血流於地，乃是禪堂庭北有槐樹高數十尋，為雷震死，循木理而裂，中有蛟龍蜿蜒之跡焉。

唐河東郡東南百餘里有積水，謂之百丈泓，清徹纖毫必鑿。在驛路之左，槐柳環擁，煙影如暮，遂出於此者，乃為憩駕之所。太和五年夏，有徐生自洛陽抵河東，至此水，因殆既甚，因而暫息，且吟且望，日卓午，忽聞水中有細聲，若蠅蚋之譁，俄而纖光發，其音稍響，暫者擊鼓，其光如索而曳馬，生始異之，聲久益繁，遂有雷自波間起，震光

為電接雲氣。至旅次。遽話其事。答曰。此百丈泓也。歲旱未嘗不指期而雨。今旱且甚。巫師命巫屬禱焉。巫者告曰。某日當有大雨。至日果為之。雷足。

唐御史楊詢美。居廣陵郡。從子數人皆幼。始從師學。嘗一夕大風雨。雷電震耀。諸子俱出戶望。且笑且詈曰。我聞雷有鬼。不知鬼安在。願得而殺之可乎。既而雷聲愈震。林木傾靡。忽一聲轟然。若在於廡。諸子驚甚。即馳入戶。負壁而立。不敢輒動。復聞雷聲。若天呵地吼。廬舍搖動。諸子益懼。僅食頃。雷電方息。天月清霽。庭有大古槐。擊拔其根而劈之。諸子覺兩髀痛不可忍。具告詢美。命家僮執燭視之。諸髀咸有赤文。縱橫十數。狀類杖痕。疑雷鬼之所為也。

寶曆中。有京兆韋思玄。僑居洛陽。性尚奇。嘗夢神仙之術。後遊嵩山。有道士教曰。夫餌金液者。可以延壽。吾子當先學煉金。如是則可以肩赤松。駕廣成矣。於是思玄求煉金之術。積十餘年。會術士數百。終不能得其妙。忽一日有居士辛銳者。貌甚清瘦。愀然有寒色。衣敝衣。扣思玄門。謂思玄曰。吾病甚。窮無所歸。聞先生好古尚奇。集天下異人方士。我故來謁耳。願先生納之。思玄即止居士於舍之後。居士身瘠。臞盡。潰血穢甚。韋氏一家盡惡之。思玄嘗召術士數人會食。而居士不得預。既具膳。居士突

至客前。溺於筵席上。盡濕。客怒皆起。韋氏家僮亦競來罵之。居士遂告去。行至庭。忽亡所見。思玄與諸客甚異之。因視其溺。乃紫金也。奇光燦然。直曠代之寶。思玄且驚且嘆。有解者曰。居士紫金精也。徵其名氏信矣。且辛者。蓋西方庚辛金。而銳字者。兌從金。兌亦西方之正位。推其義。則吾之解。若合符然。

故崔甯領蜀時。捷為守清河。崔君既以啟尹真人函。

事具實仙篇

是夕崔君為冥司所召。

其冥官即故相呂誼也。與崔君友善。相見悲泣已。而謂崔曰。尹真人有石函在貴郡。何為輒開。今奉玉帝命。召君按驗。將如之何。崔謝曰。愚俗聾聵。不識神仙事。故輒開真人之函。罪誠重。然已三宥之矣。其不識不知者。俱得原赦。儻公寬之。某庶獲自新耳。誼曰。帝主命嚴。地府卑屑。何敢違乎。即召按捺。出崔君籙。有頃按捺至。白曰。崔君餘位五任。餘壽十五年。今上帝有命。折壽十二年。盡奪其官。崔又謝曰。與公平生為友。今日之罪。誠自己招。然故人豈不能宥之。誼曰。折壽削官。則固不可逃。然可以為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廩祿。用副吾子之託。崔又再拜謝。言方畢。忽有雲氣炳然。紅光自空而下。誼及廷掾僕吏俱驚躍而起曰。天符下。遂稽首致敬。崔於室中壁隙間潛窺之。見誼具巾笏。率廷掾分立於庭。咸使而拱。雲中有一人。紫衣金魚。執一幅書。

宣導帝命。於是誣及廷掾再拜受書。便駕雲而上。頃之遂沒。諡命崔君出生。啟天符視之。且嘆且泣。謂崔曰。子識元三乎。元相國行名載也崔曰。乃布衣之舊耳。諡曰。血屬無類。吁。

可悲夫。某雖與元三為友。至是亦無能拯之。徒積悲歎詞已。又泣。既而命一吏送崔君歸。再拜而出。與使者俱行。入郡城。解中。已身卧於榻。其妻孥哭而環之。使者引崔府君於榻。魂與身翕然而合。遂寤。其家云。卒三日矣。本郡已白廉使。崔即治裝。虛室往蜀。具告於甯。甯遂著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餘萬。時元載方執國政。甯與載善。饋遺甚多。聞崔之言。懼連坐。因命親吏持五百金。賂載左右。盡購得其書百餘軸。皆焚之。後月餘。元載籍沒。又二年。崔亦終矣。

彭城劉澆者。貞元中。為彭城令。卒於官。家甚貧。因寄韓城佛寺中。歲將半。其縣丞竇亦卒。三日而寤。初竇生晝寢。夢一吏導而西去。然高原大澤。數百里。抵一城郭。入門導吏亡去。生懼甚。即出城門。門有衛卒。舉劍而列。竇生訊之。衛卒舉劍指南曰。由此生道耳。竇始知身死。背汗而股慄。即南去。雖殆不敢息。俄見十餘人立道左。有一呼竇生。挈其手而熟視之。乃是劉澆曰。吾兄何自而來。竇具以告。曰。我自與足下別。若委身於陷穽中。念平生時。安可得。因涕泣。竇即話寘途事。澆泣不語。久之。又曰。我

妻今安在。得無恙乎。竇曰。賢子僑居韓城佛寺中。將半歲矣。漉曰。子今去為我問訊。我以窮泉困辱。遠不可逃。每念妻孥。若踵而不忘。步幽顯之恨。何可盡道哉。將別。謂竇曰。我有詩贈君。曰。冥途杳杳人不知。不用苦說使人悲。喜得逢君傳家信。後會茫茫何處期。已而又泣。竇遂告別。未十餘里。聞擊撞聲極震響。因憚而寤。竇即師楊慈祖。兄其甥崔氏子。常以其事語諸人。

貞元中有廬江郡民。因樵採至山。會日暮。忽見一胡人。長丈餘。自山崦中出。衣黑衣。執弓矢。民大恐。遽走匿林中。窺之。胡人佇望良久。忽東向發一矢。民隨望之。見百步外。有一物狀類人。舉體皆毛。數寸。蒙烏巾而立。矢中其腹。輒不動。胡人笑曰。果非吾所及。遂去。又一胡亦長丈餘。魁偉逾於前者。亦執弧矢。東望而射。中其物之胸。亦不動。胡人又曰。非將軍不可。去。俄有胡人數十。衣黑衣。臂弓腰矢。若前驅者。又見一巨人。長數丈。披紫衣。狀貌極異。緩步而來。民見之不覺瞿然。巨胡東望。謂其前驅者曰。射其喉。群胡欲爭射之。巨胡誡曰。非雄舒莫可。他胡皆退。有一胡前引滿一發。遂中其喉。其物亦不懼。徐以手拔去三矢。持一巨磔。西向而來。胡人皆有懼色。前白巨胡曰。事迫矣。不如降之。巨胡即命呼曰。將軍願降。其物乃投磔於地。自去其中。狀如

婦人無髮。至羣胡前。盡收奪所執弓矢。皆折之。遂令巨胡跪於地。以手連掌其頰。胡人哀祈。稱死罪者數四。方釋之。諸胡高拱而立。不敢輒動。其物徐以巾蒙首。東望而去。胡人相賀曰。賴今日甲子。不然。吾輩其死乎。既而俱拜於巨胡前。巨胡領之良久。遂導而入山。崦時欲昏。黑民雨汗而歸。竟不知何物也。

唐敬宗皇帝御曆。以天下無事。視政之時。因廣浮屠教。由是長安中繼徒益多。及文宗嗣位。親閱萬機。思除其害於人者。嘗顧左右曰。自吾為天子。未能有補於人。今天下幸無兵革。吾將盡除害物者。使億兆之民。指今日為堯舜時。願足矣。有不能補治化而盡於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對曰。獨浮屠氏。不得有補於大化。而盡於物為甚。可斥去。於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詔中外罷繼徒。說佛經義。又斥其不修教者。詔命將行。會尚食厨吏修御膳。以鼎烹雞卵。方措火於其下。忽聞鼎中有聲極微。如人言者。迫而聽之。乃群卵呼觀世音菩薩也。聲甚悽咽。似有所訴。尚食吏異之。具其事。上聞。文宗命左右驗之。如尚食所奏。文宗歎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敕尚食吏勿以雞卵為膳。因頒詔郡國。各於精舍塑觀世音菩薩之像。以彰感應。

高陽許文度。唐太和中。僑居岐陽郡。後以病熱。近月餘。瞑而卧於榻。若沉醉狀。後數

日始寤。初文度夢有一人衣黃袍。若吏輩。與俱行田野。四望間寂然無雞犬聲。且不知幾百里。是時天景已曠晦。愁思如結。有衣黃袍者謂文度曰。子無苦。夫壽之與夭。固有涯矣。雖聖人安能逃其數。文度忽悟身已死。憂且甚。又行十餘里至一水。盡目無際。波濤黑色。杳莫窮其深淺。黃衣人俱履水而去。獨文度懼不敢涉。已而有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奇光皎然。自水上來。黃衣者望見金人。沮色震慄。即辟易馳去。不敢正視。二金人謂文度曰。汝何為來地府中。我今挈汝歸生途。慎無恐。文度懼稍解。因再拜謝之。於是金人與文度偕行數十里。俄望見里門。喜不勝。忽聞有厲聲呼文度者。文度愕而醒。見妻子方泣於前。且奇且歎。而羸憊不能運肢體。故未暇語其事。後旬日病稍間。策而行於庭。忽見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在佛舍下。果前時夢中所見者。視其儀狀無毫釐之異。心益奇之。始以其事告於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且亟。憂不解。然嘗聞佛寺有救苦之力。由是棄寶玩。鑄二金人之像。每清旦先具齋祀之。自是君之疾亦除。蓋其神力也。文度感二金人報效之速。不食牲宰。常閱佛書。因盡窮其旨。而皈依於釋氏焉。

有商居士者。三河縣人。年七歲能讀佛氏書。里人異之。後廬於三河縣西田中。有佛

書數百篇。手卷目閱。未嘗廢。一日從而師者且百輩。往往獨遊城邑。偕其行者。聞居士每運肢體。瓌然若憂玉之音。聽者竒之。或曰。居士之骨。真鎖骨也。夫鎖骨連絡如蔓。故動搖肢體。則有清越之聲。固其然矣。昔聞佛氏書言。佛身有舍利骨。菩薩之身有鎖骨。今商居士者。豈非菩薩乎。然愚俗之人。固不可辨也。居士後年九十餘。一日湯沐具冠帶。悉召門弟子會食。因告之曰。吾年九十矣。今且暮且死。汝當以火燼吾屍。慎無違逆吾旨。門弟子泣曰。謹聽命。是夕端坐而逝。後三日。弟子焚居士於野。及視其骨。果鎖骨也。支體連貫。若綴絡之狀。風一拂。則纖韻徐引。於是里人競施金錢。建一塔。以居士鎖骨。瘞於塔中。

甯勉者。雲中人也。年少有剛勇氣。善騎射。能以力格猛獸。不用兵仗。北都守徙其勇。署為衙將。後以兵士千人。軍於飛狐城。時薊門帥驕悍。棄天違法。反書聞闕下。唐文宗皇帝。詔北都守攻其南。詔未至。而薊門兵夜伐飛狐。鉦鼓震地。飛狐人恟然不自安。謂甯勉曰。薊兵豪健。不可敵。今且至矣。其勢甚急。願空其邑以遁去。不然。旦暮拔吾城。吾不忍父子兄弟。盡血賊刃下。悔甯可及。雖天子神武。安能雪吾冤乎。幸熟計之。勉自度兵少。固不能折薊師之鋒。將聽邑人語。慮得罪於天子。欲堅壁自守。又慮一

邑之人悉屠於賊手。憂既甚。而策未有所決。忽有謀者告曰。賊盡潰矣。有棄甲在城下。願取之。勉即登城垣。望見星月朗朗。有賊兵馳走。顛蹶者不可數。若有大兵擊其後。勉大喜。開邑門。縱兵逐之。生擒卒數千人。得其遺甲甚多。先是勉好浮屠氏。常誦佛書。金剛經。既敗。蒯師擒其虜。以訊焉。虜曰。向者望見城上有巨人。數俱百。長三文餘。雄猛可懼。怒目呿吻。袒肱執劍。蒯人見之。盡慘然汗慄。即馳走遠避。又安有關心乎。勉始悟。巨人乃金剛也。益自奇之。勉累官至御史中丞。後為清塞副使也。

唐貞觀中。有玉潤山悟真寺僧。夜於藍溪。忽聞有讀法華經者。其聲纖遠。時星月迴臨。四望數十里。聞然無覩。其僧慘然有懼。及至寺。具白其事於群僧。明夕俱於藍溪聽之。果聞經聲自地中發。於是以標表其所。明日窮表下。得一願骨在積壤中。其骨槁然。獨唇吻與舌鮮而且潤。遂持歸寺。乃以石函致於千般佛西軒下。自是每夕常有讀法華經聲。在石函內。長安中有士女觀者千數。後新羅僧客於寺。僅歲餘。一日寺僧盡下山。獨新羅僧。遂竊石函而去。寺僧跡其所往。已歸海東矣。時開元末也。

宣室志卷之八

唐 聖朋張讀撰

太原王含者為振武將軍。其母金氏本胡人女。善弓馬。素以獷悍聞。嘗馳健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殺獲甚多。故北人皆憚其能而推重之。後年七十餘。以老病遂獨止一室。辟侍婢。不許軌近左右。至夜即扃戶而寢。往往發怒。欲杖其家人。輩後一夕既扃其戶。忽聞軋然之聲。遂趨以伺之。望見一狼自室中開戶而出。天未曉而其狼自外還入室。又扃其門。家人且懼。具白於含。是夕於隙中潛窺。如家人言。含憂悸不自安。至曉金氏召含。且誨即市麋鹿含蕪以獻。金氏曰。吾所需生者爾。於是生麋鹿至於前。金氏啖立盡。含益懼。家人輩或竊語其事。金氏聞之。色甚慙。是夕既扃戶。家人又伺而視之。有狼遂破戶而出。自是竟不復還矣。

晉陽以北地寒而少竹。故居人多種葦成林。所以代南方之竹也。唐長慶初。北都有民其家地多葦林。里中嘗有會宴。致餘食於其舍。至明日。輒不知其所在。其民有貯繒帛於室者。亦嘗亡之。民竊異焉。後夜聞嬰兒號者甚眾。迫而聽之。則聞然矣。明夕又聞。民懼且甚。後一日乃語里中他民曰。吾夕聞林中有嬰兒號。吾度此不當有嬰

兒懼其怪耳。即相與芟除其林。雜其草。既窮得一穴。中有繒帛食器。見野狸十餘。有
嘖而俯者。呻而仰者。瞬而乳者。偃而踞者。嗷嗷然。若有愁狀。民盡殺之。自是里民用
安其居。

開元二十三年秋。玄宗皇帝狩於近郊。駕至咸陽原。有大鹿興於前。轟然其軀。頗異
於常者。上命弓射之。引發一中。及駕還。乃敕廚吏炙其脛以進。而尚食具熟俎。獻時。
張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於前。以其肉賜之。果謝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為
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也。亦安知何。如果曰。此鹿年且千歲矣。陛下幸聞之上。笑曰。此一
獸耳。何遂言其千歲耶。果曰。昔漢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獵於上林。其從臣有生獲
此鹿而獻者。帝以示臣。奏曰。此仙鹿也。壽將千歲。今既生獲。不如活之。會武帝尚神
仙。由是納臣之奏。上曰。先生誤矣。且漢元狩五年。及今八百歲。其鹿長壽。豈歷八百
歲而亦為豉所獲乎。况苑園內麋鹿亦多。今所獲何妨為他鹿耶。果曰。曩時武帝既獲
此鹿。將舍去之。但命東方朔以鍊銅為牌。刻成文字。以誌其年。系於左角。下願得驗
之。庶表臣之不誣也。上即命致鹿首如前。詔內臣力士具驗之。凡食頃。絕無所見。上
笑曰。先生果誤矣。左角之下。銅牌安在。果曰。臣請自索之。願左右命鐵鉗。令出一小

牌實銅製者可二寸許。蓋以年月悠久。為毛革蒙蔽。殆不可見。且持以進。上命磨拭。視之。其文字無弊。殆不可議矣。上於是驗果之言不謬。又問果曰。漢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編何事。吾將徵諸記傳。先生第為我言之。果曰。是歲歲次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用習水戰。因蒐狩以順禮焉。迨今甲戌歲。八百四十五年。上即命按漢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開。其甲子亦無少差。顧謂力士曰。異哉。張果能言漢武帝時事。真所謂至人矣。吾固不可得而知也。

潁州陳巖。字叶夢。武陽人。間僑東吳。景龍末。舉孝廉。如京師。行至渭之南。見一婦人。貌甚姝。衣白衣。立於路隅。以袂蒙口而哭。若負冤抑之狀。生乃訊之。婦人哭而對曰。妾。楚人也。侯其氏。家於弋陽之南。先父以高尚聞於湘楚間。由是隱跡山林。未嘗肯謁侯伯。妾雖一女子。亦有箕穎之志。方將棲踪蓬瀛。崑閩。以遂其好。適遇有沛國劉君者。射弋陽。嘗與妾先人為忘形之友。先人慕劉君之高義。遂以妾歸劉氏。自為劉氏婦。且十年矣。未嘗有纖毫過失。前歲春。劉君調補宜原尉。未一歲。以病免。盡室歸於渭上。郊居。劉君無行。又娶一盧氏者。濮上人。性極悍戾。每以唇齒相反。妾不勝其憤。故遁而至此。且妾本慕神仙。常欲高蹈雲霞。安巖壑之隱。餌橡栲之味。亦足以終老。豈

徒擾擾於塵世。適足為累。今者分不歸劉氏矣。已而顰容怨咽。若不自解。巖性端慤。聞其言甚信之。因問曰。女郎何所歸乎。婦人曰。妾一窮人。安所歸止。然君之見問。其有意乎。果如是。又安敢逆君之命。巖喜。即以後乘駕而偕往京師。居於永崇里。其始甚謹。後乃不恭。往往詰怒。若發狂之狀。巖惡之。而且悔。明日巖出。婦人即令閹廊鍵其門。以巖衣囊致庭中。毀裂殆盡。至夕巖歸。婦人拒而不納。巖怒。即破戶而入。見已之衣資。悉已毀裂。巖因詬而責之。婦人愈發怒。毀巖之衣襟佩帶。殆無完縷。又爪其面。啣其肌。一身盡傷。血沾於地。已而嗥叫者移時。巖惡之不可制。於是里中民俱來觀。簇其門。時有郝居士者。在里中善視鬼精符籙呵禁之術。聞婦人哭音。顧謂里中民曰。此婦人非人。乃山獸也。寓形以惑於世。里民具告於巖。巖即請馬。居士乃至巖所居。婦人見居士來。甚懼。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擲之。婦人大叫一聲。忽躍而去。立於屋瓦上。巖竊怪之。居士又出丹符擲之。婦人遂委身于地。化為猿而死。巖既悟其妖異。心頗怪慄。後一日。遂至渭南。訊其居人。果有劉君廬於郊外。巖即謁而問焉。劉曰。吾常射於弋陽。弋陽多猿狖。遂求得其一。近茲且十年矣。適遇有故人自濮上來。以黑犬見惠。其猿為犬所嚙。因而遁去。亦竟不窮其事。因錄以傳之。巖後以明經入仕。

終於秦州上邽尉。客有遊於太原者。偶於銅鍋店靜室中。解鞍憩馬。於精舍佛書中。得劉君所傳之事。而文甚鄙。後亡其本。客為余道之如是。

東都崇讓里。有李氏宅。相傳云。其宅非吉地。固不可居。後李生既卒。其家盡徙居陸渾別墅中。由是鍵其門。且數年矣。開元中。有王長史者。亡其名。長史嘗為清顯官。以使酒忤權貴。遂擯為長史。於吳越間。後退居洛中。因買李氏宅以家焉。長史素黷。聞其宅有不祥之名。且曰。我命在我。不在宅。即入而居。常獨處堂之西宇下。後一夕。聞有哀嘯之音。極清楚。若風籟焉。長史起而望之。見一人衣黑衣。立於几上。長史嚴聲叱之。其人即時舉一几。擊長史肩。長史懼而退。其人亦去。長史因病瘡且甚。後旬餘。方少愈。夜中又聞哀嘯之音。家僮尋之。見前時黑衣人。在庭樹上。長史有弟善射。於是命弓射之。一發遂中。其人嗥叫。跳上西廡屋瓦而去。明日尋其迹。皆無所見。歲秋。長史召工人重修馬廄。因發內重舍。乃得一死猿。有矢貫脇。驗其矢。果長史弟之矢也。方悟黑衣人者。乃猿爾。

乾元初。會稽民有楊叟者。家有資產。豐贍甲於郡中。一日叟將死。卧而呻吟。且經數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稱於里人。迨其父病。罄其產以求醫術。後得陳生者。究其

原曰：是翁之病心也。蓋以財產既多，其心惟利所運，故心已離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補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耶？舍是則非吾之所知也。宗素聞之，以生人之心固不可得也，獨修浮屠氏法，庶可以間其疾。即召僧轉經，命工繪圖鑄像，已而自賣衣糧，詣郡中佛寺，飯僧一日。因挈食去，悞入一山逕中，見山下有石龕，龕有胡僧貌，甚老瘦枯瘠，衣褐毛纒成袈裟，踞於磐石上。宗素以為異人，即禮而問曰：師何人也？獨處窮谷，以人跡不到之地為家，又無侍者，不懼山野之獸，有害於師乎？不然，是得釋氏之法者耶？僧曰：吾本是袁氏某祖，世居巴山。其後子孫或在弋陽，散遊諸山谷中，盡能世修祖業，為林泉逸士，極好長嘯，又好為詩者，多稱於人。其名於是稍聞於時，復有孫氏亦族也，則多遊豪貴之門，亦以善伺人意，又以資遊於市肆間，每一戲能使人獲其利焉。獨吾好浮屠氏，脫塵俗，棲心巖谷中不動，而在此且年矣。常慕歌利王割截身體，及薩埵投崖，以伺餓虎，故吾啖橡栗，飲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於此候之，宗素因告曰：師真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顧，將以飼山獸，可謂神勇俱極矣。然弟子父有疾，已數月，進而不瘳。某夙夜憂迫，計無所出，有醫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心則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師能棄身於豺虎，以救其饑，豈若捨命於人以

惠其生乎。願師詳之。僧曰。誠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為父而求吾心。豈有不可之意。且以身委於野獸。曷若救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願致一飯。而後死也。宗素且喜。且謝。即以所挈食致於前。僧食之立盡。而又曰。吾既食矣。當亦奉命。然俟吾禮四方之聖也。於是整其衣。出龕而禮。禮四方已畢。忽躍而騰。向一高樹。宗素以為神通變化。殆不可測。俄召宗素。厲聲叱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願得生人心。以療吾父疾。僧曰。檀越所願者。吾已許焉。今欲先說金剛經之奧義。爾亦聞乎。宗素曰。某素尚浮屠氏。今日獲遇吾師。安敢不聽乎。僧曰。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躍大呼。化為一猿而去。宗素驚異。惶駭而歸。

唐林景玄者。京兆人。僑居雁門。以騎射攻獵為己任。郡守悅其能。因署為衙門將。嘗與其徒數十輩。馳健馬。執弓矢。仗臂隼。牽犬俱獵於田野間。得麋鹿狐兔甚多。由是郡守縱其所往。不使親吏事。嘗一日。畋於郡城之高崗。忽見一兔出榛莽中。景玄逐之。僅十餘里。兔匿於墓穴。景玄下馬。即命二卒守穴傍。自解鞍而憩。忽聞墓中有語者。曰。吾命屬土也。尅土者木。次日乙辰居卯。二木俱玉。吾其死乎。已而嗟咨者久。

之又曰。有自東而來者。我將不免。景玄聞其語。且異之。因視穴中。見一翁。衣素衣。髯白而長。手執一軸書。前有死鳥鵲甚多。景玄即問之。其人驚起曰。果然禍我者且至矣。即詬罵。景玄默而計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豈非鬼乎。不然是盜。而匿此。即毀其穴。翁遂化為老狐。帖然俯地。景玄因射之。而斃。視其所執之書。點畫甚異。有似梵書。而非梵字。用素練為幅。僅數十尺。景玄焚之。

唐祁縣有村民。因墾地。征芻粟。至太原府。及歸途中。日暮。有一白衣婦人。立路傍。告村民曰。妾今入都城。因而且憊。願寄載車中可乎。村民許之。乃升車行。未四五里。因脂轄。忽見一狐尾。在車之隙中。垂於車轅下。村民即以鎌斷之。其婦乃化為無尾白狐。嗚嗚而去。

唐邠州景雲觀道士王洞微者。家於孝義里。初為小胥。性善殺。尚漁獵釣弋。自弱冠至壯年。凡殺狼狐雉兔。洵魚鱉。飛走計以萬數。後為里尹。患病熱。月餘。忽覺室內有禽獸魚鱉萬數。環繞其榻而噬之。瘡痂被身。殆無完膚。中夕之後。其父母妻子兄弟咸聞洞微臥內。有羣鳥啁啾。歷然可辨。凡數年。疾益甚。或有謂洞微父曰。汝子病且亟。宜遷居景雲觀。於是卜日徙居。月餘。會臺道士修齋授籙。是夕洞微廖。後十年竟。

以疾卒。

太子賓客盧真。有猶子。嘗為沙門。會昌中。沙汰歸俗。歷為光王府參軍。一日夢前師至其家。而問訊焉。盧即告卑官屑屑然。非某願也。常思落髮。再披緇褐。師曰。汝誠有是志。像教興復。非晚也。語未竟。俄四面見日月旌旆。千乘萬騎。誼言迎光王。即皇帝位。未幾武帝崩矣。光王即皇帝位。至是竟符其事。

吳郡蔣生。好神仙。弱歲棄其家。隱四明山下。嘗從道士學鍊丹。遂葺鑪鼎。鑿薪鼓鑪。積十年而鍊丹卒不成。其後寓遊荆門。見有行乞於市者。膚甚頹。裸身而病寒。且噤不能言。生憐其窮困。解裘衣之。且命執侍左右。徵其家於何所。對曰。某楚人章氏子。全素其名。始家於南昌。有沃田數百畝。屬年饑。流徙荆江間。且十年矣。田歸於官。身病而不能自振。幸君子憐而容焉。於是與蔣生同歸四明山下。而全素甚情。常旦寐自逸。蔣生惡罵而唾者不可計。生有硯石。在几上。忽一日全素白蔣生曰。先生好神仙者。學鍊丹且久矣。夫仙丹食之則骨化為金。如是安有不長生者耶。今先生神丹能化石硯為金子。若然者。吾謂先生為道術士。生自度不果。心甚慚。且以他詞拒之曰。汝傭者。豈能知神仙事乎。汝毋妄言。自速笞罵之辱。全素笑而去。後月餘。全素於衣中

出一瓢甚小。願謂蔣生曰：此瓢中有仙丹，能化土為金。願得先生之石硯，以一刀圭傳其上可乎？蔣生性輕率，且以為誕妄，詬罵曰：吾學煉丹十年矣，尚未能窮其妙，庸者何敢與吾喋喋評語耶？全素佯懼不敢對。一日，蔣生獨行山間，命全素守舍。於是鍵其門而去。至晚歸也，見全素已卒矣。生且以簣蔽其尸，將命棺而瘞於野。及撒其簣，見全素之尸已亡去。徒有冠帶衣履存焉。生大異，且以為神仙得道者，即於几上視石硯亦亡見矣。生益異之。後一日，蔣生見藥鼎下有奇光，生曰：豈非吾仙丹乎？即於鑪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餘，化為紫金，光甚瑩澈。蓋全素仙丹之所化也。生始悟全素果仙人，獨恨不能識，益自慙恚。其後蔣生學鍊丹，卒不成，竟死於四明山中。

宣室志卷之九

唐 聖朋張讀撰

河中永樂縣道淨院居蒲中之勝境道士寓居常以千數文宗時道士鄧太玄煉丹於藥院中丹成疑轉功未完留貯院內後人共掌之太玄觀化其徒周悟仙主院事蒲人侯道華侍悟仙為供給者諸道士皆以奴隸視之灑掃井臼無所不為而道華愈欣然好子史常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眾或問之要此安用答曰天上無愚情仙人咸大笑之蒲中多火棗天下人傳藏中不過一二無核者道華比二年輒得食之一旦道華執斧斫古松垂枝且盡如削院中人無論其意明日昧爽眾晨起入道華房中一無所見惟古松設案下致一盃水案上仍脫雙履於前道華衣掛松樹院中人視之惟留偈一首云帖裏大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盜喫却今日碧空飛慚愧深珍重珍重鄧天師他年煉得藥留著與肉芝吾師知此術速煉莫教遲三清專相待大羅的有期下列細辭稱去年七月一日蒙韓君賜姓李名肉芝配住上清進善院以次十數言時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驗道華竊太玄藥仙去因相率白節度使尚書鄭公光按視踪跡不誣即以其事聞奏詔齋絹五百疋并賜御

衣修飾廊殿。賜觀額名昇仙院。

榮陽鄭又玄。名家子也。居長安中。自少常與鄰舍閻丘氏子。偕讀書於師氏。又玄性驕。率以門望清貴。而閻丘氏寒賤者。往往戲而罵之曰。閻丘氏子。非吾類也。而與我偕學於師氏。我雖不語。汝甯不愧於心乎。閻丘氏子默然有慚色。後數歲。閻丘子病死。及十年。又玄以明經上第。其後調補參軍於長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會。又玄累受其金錢賂遺。常與讌遊。然仇生非士族。未嘗以禮接之。嘗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有謂又玄者曰。仇生與子同舍。會讌而仇生不得預。豈非有罪乎。又玄慚。即召仇生。生至。又玄以卮酒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謝。又玄怒罵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錐刀爾。何為僭居官秩耶。且吾與汝為伍。實汝之幸。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俛而退。遂棄官。閉門不與人來往。經數月病卒。明年。鄭罷官。僑居濛陽郡佛寺中。鄭常好黃老之道。時有吳道士者。以道藝聞。廬於蜀門山。又玄高其風。即驅而就謁。願為門弟子。吳道士曰。子既慕神仙。當且居山林。無為汲汲於塵俗間。又玄喜謝曰。先生真有道者。某願為隸於左右。其可乎。道士許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吳

道士曰。子不能錮其心。徒為居山林。終無補矣。又玄即辭去。遨遊濛陽郡久之。其後東入長安。次獲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子。十餘歲。貌甚秀。又玄與之語。其辯慧。千轉萬化。又玄自謂不能及。已而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子曰。吾嘗生閻丘氏之門。居長安中。與子偕學於師氏。子以我寒賤。且曰。非吾類也。後又為仇氏子。尉於唐興。與子同舍。子受我金錢賂遺甚多。然子未嘗以禮貌遇我。罵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驕傲之甚也。又玄驚嘆之。因再拜謝曰。誠吾之罪也。然子非聖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子曰。我太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氣。令我生於人間。與汝為友。將授真仙之訣。而汝以輕浮驕慢。終不能得其道。吁。可悲乎。言訖。忽不見。又玄既悟其事。甚慚恚。竟以憂死。

元和中。武陵郡開元寺。有僧惠照。貌衰體羸。好言人之休咎。而皆中。性介。獨不與群狎。嘗閉關自處。左右無侍童。每乞食於里人。里人有年八十餘者。云。照師居此六十載。其容狀無少異於昔時。但不知其甲子。後有陳廣者。由孝廉科為武陵官。廣好浮屠氏。一日因詣寺。盡訪群僧。至惠照室。惠照見廣。且悲且喜。曰。陳君何來之晚耶。廣愕然。自以為平生不識照。乃謂曰。未嘗與師遊。何見訝來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盡。

言當與子一夕靜語爾。廣異之後一日乃詣照宿。因請其事。照乃曰。我劉氏子。彭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孫也。曾祖鄱陽王休業。祖士弘。並詳國史。余先人以文學自負。為齊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召賢俊文學之士。而先人預焉。後仕齊梁之間。為會稽令。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於陳。至宣帝時。為卑官。不為人知。常與吳興沈彥文。為詩酒之交。後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廣聚賓客。大為聲勢。各恃權寵。有不平心。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叔陵被誅。吾與彥文懼長沙之不免。則禍且相及。因偕遁去。隱於山林。因食橡栗。衣一短褐。雖寒暑不更。一日有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當無疾耳。彥文亦拜請其藥。僧曰。子無劉君之毒。奈何。雖餌吾藥。亦無補耳。遂告去。將別。又謂我曰。塵俗以名利相勝。竟何有哉。惟釋氏可以捨此矣。吾敬佩其語。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宮闕盡毀。臺城牢落。荆榛蔽路。景陽結綺。空基尚存。衣冠人物。聞無所覩。故老相遺。捧袂而泣曰。後主驕淫。為隋氏所滅。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聞後主及陳氏諸王。皆入長安。即與彥文挈一囊。乞食於路。以至關中。吾長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聞其遷於瓜州。則又徑往就謁。長沙少長綺紈。而又早貴。雖流放之際。尚不事生業。時方與沈

妃酣飲吾與彥文再拜於前。長沙悲慟久之。灑泣而起。乃謂吾曰。一旦家國淪亡。骨肉播遷。豈非天耶。吾自是留瓜州數年。而長沙殂。又數年彥文亦亡。吾因髡髮為僧。遁跡會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歲矣。雖容狀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與一僧同至長安。時唐帝有天下。建號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遊江左。至於三蜀五嶺。無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雖然。烈寒甚暑。未嘗有微恙。貞元末。於此寺嘗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視之。乃長沙王也。吾迎延坐。話舊傷感如平生時。而謂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師其念之。吾因問曰。主今何為。曰。冥官甚尊。既而又泣曰。師存而我今六世矣。悲夫。吾既覺。因紀君之名於經笥中。至去歲。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尚訝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訪之。果得焉。及君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貌。然自夢及今十一年矣。故訝君之來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數行。因出經笥示之。廣乃再拜。願執履錫。為門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當再來。廣受教而還。明日至其居。而照已遁去。莫知其適。時元和十一年。至大和初。廣為巴州掾。於蜀道忽逢照。驚喜再拜曰。願棄官從吾師。為物外之遊。照許之。其夕偕舍於逆旅。氏未曉。廣起而照已去矣。自是不知其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

年。歲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則與照言果符矣。愚嘗攷梁陳二史。校其所說。若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誣矣。

中宗朝。唐公休璟為相。嘗有一門僧。言多中。好為厭勝之術。休璟甚敬之。一日僧來。謂休璟曰。相國將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懼甚。即拜之。僧曰。某無他術。但奉一計。取願聽之。休璟曰。幸吾師教焉。僧曰。現天下郡守。非相國命之手。曰。然僧曰。相國當於卑冗官中。訪一孤寒家貧有才幹者。出為曹州刺史。必深感相國恩。而可以指縱也。既得之。願以報某。休璟且喜且謝。遂訪於親友。得張君者。家甚貧。為京卑官。即日拜贊善大夫。又旬日。用為曹州刺史。既而召僧謂曰。已從師之計。得張某矣。然則可教乎。僧曰。張君赴郡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張君荷唐公特達之恩。且莫喻其旨。及將赴郡。告辭於休璟。既而謝之曰。某名跡幽昧。才識庸淺。相國拔此沉滯。牧守大郡。由擔石之儲。獲二千之祿。自涸轍而泛東溟。出窮谷而舉層霄。德誠厚矣。然而感恩之外。竊所憂惕者。惟相國之指向哉。休璟曰。用君之才。爾非他也。然嘗聞貴郡多善犬。願得神俊非常者二焉。張君曰。謹奉教。既至郡。數日。乃悉召郡吏。且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厚恩。拔於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

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獨某家有一犬，質狀異常，願獻之。張君大喜，即往取焉。既至，其犬高數尺而肥，其臆廣尺餘，神俊異常，而又馴擾。張君曰：相國所求者二，今如何？吏白曰：郡內惟有此耳。他皆常犬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民家有一馬，民極愛之，非吾侯親往不可得之。張君即命駕齋，厚直而訪之，果得焉。其狀與吏之所獻者不異，而神俊過之。張君甚喜，即召親吏，以二犬獻休璟。休璟大悅，且奇其狀，以為所未嘗見，遂召僧視之。僧曰：善育之，脫相君之禍者二犬耳。後旬日，其僧又至，謂休璟曰：事在今夕，願相君早為之備。休璟即留僧宿其第。是夜，休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餘人執弧矢立於榻之隅，而僧與休璟共處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大喜，且謝之，遂撤左右，與僧寢焉。迨曉，僧呼休璟曰：可起矣。休璟即起，謂僧曰：禍誠免矣。然二犬安所用手？僧曰：俱往觀焉。乃與休璟偕尋其跡。至後園中，見一人仆地而卒矣。視其頸有血，蓋為物所噬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見一人袒而匿其旁。休璟驚且詰曰：汝為誰？其人泣而就死焉。曰：某與彼俱為盜，昨夕偕來，將致害相國，蓋遇此二犬，見之乃環而且吠，彼遂為所噬而死。某懼，因匿身於此。二犬見之，乃蹲於樹下。某伺其他往，將逃焉。迨曉終不去。今即甘死於是矣。休

環即召左右令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某心也蓋受制於人爾願釋之休環命解縛盜拜泣而去休環謝其僧曰微吾師必將死於二人之手僧曰此蓋相國之福也是豈余之所能為哉休環有表弟盧軫帥荆門有術者告之君將有災戾當求一善禳厭者焉庶可瘳矣軫素知其僧因致書於休環轉求之僧即以書付休環曰事在其中爾及書達荆州而軫已卒其家人閱其書徒一幅紙無文字焉休環益奇之後數年遁去不知所終

唐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臯既生一月其家召群僧會齋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韋氏家童咸怒之以蔽席坐於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群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眾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纔生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為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為蜀門帥蜀人當受其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生於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氏自左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門下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

唐貞元中有一僧客於廣陵亡其名自號大師廣陵人因以大師呼之大師自處甚
洒好飲酒食肉日夜敝裘雖盛夏不脫由是蚤蟻聚其上僑居孝感寺獨止一室每
夕闔扉而寢率以為常性狂悖好屠犬彘日與廣陵少年鬪毆或醉卧道旁廣陵人
俱以此惡之有一少年以力聞嘗一日少年與對悖大師大怒以手擊其博局盡碎
少年笑曰駸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與少年鬪擊而觀者千數
少年卒不勝負遁去由是廣陵人謂大師有神力大師亦自負其力往往剽奪市中
金錢衣物市人皆憚其勇眾莫敢拒後有老僧召大師謂之曰僧當死心奉教奈何
食酒肉殺犬彘剽奪市人錢物又與少年鬪毆豈僧人之道耶一旦吏執以聞官汝
豈不羞人耶大師怒罵曰蠅蚋徒嗜羶腥又安能知龍鶴之志哉然則吾道非汝所
知也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豈若汝齷齪無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詞後一日
大師自外來歸既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視者大師坐於席有奇光自眉端發見朗照一
室觀者奇之具告群僧羣僧來見大師眉端之光相指語曰吾聞佛之眉有白毫相
光今大師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群僧俱集於庭候謁大師及閉戶
而大師已亡矣群僧益異其事因號大師為大師佛云

元和初長樂縣有馮生者家於吳以明經調選於天官氏是歲見黜於有司因僞居長安中有老僧鑿其名者一日來詣生謂生曰汝吾姓也因相與往來僅歲餘及馮尉於東越既治裝鑿師負笈來告去馮問曰師去安所詣乎鑿師曰吾廬於靈巖寺之西廡下且久其後遊長安中至今十年矣幸得與子相遇今將歸舊居故來告別然吾子尉於東越道出靈巖寺下且當一訪我也生諾之曰謹受教後數月馮生自長安之任至靈巖寺門立馬望曰豈非鑿師所居寺乎即入而訪焉時有一僧在庭生問曰不知鑿師廬安在吾將謁之僧曰吾曹數輩獨無鑿其名者生始疑異默而計曰鑿師信士豈欺我哉於是獨遊寺庭行至西廡下忽見有群僧畫像內有一僧狀與鑿師同生大驚曰鑿師果異人也且能降神於我因慨然泣下者久之視其題云馮氏子吳郡人也年十歲學浮屠氏法以道行聞卒年七十八馮聞其題益感異之相國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老僧問已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盡願結壇設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謂公曰公災戾未已當萬里南行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問焉慮所見未子細請詳觀之即又結壇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日矣不可逃公益不樂且曰然則吾師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願陳目前事為驗庶表

某之不誣也。公曰：果有說乎？即指其地曰：此下有石面，請發之。即令窮其下，數尺果得石面。啟之，公為觀焉。異而稍信之。因問南行誠不免矣。然乃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訊其故，對曰：相國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嘆曰：吾師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為丞相，張公從事於北都，嘗夢行晉山，見其上皆白羊，有牧者十數，迎拜我。我因問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嘗識此夢，不泄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乃知冥數固不誣也。後旬日，振武節度使朱瑩遣使致書於公，且饋四百羊。公大驚，即召僧告其事。僧嘆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為相國所有，公戚然不悅。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沒於荒裔也。

興福寺西北隅有隋朝佛堂，其北壁有畫十光佛者，筆勢甚妙，為天下之奇冠。有識者云：此國手蔡生之蹟也。蔡生隋朝以善畫聞，初構堂宇既成，有僧以百金募善畫者，得蔡生。既畫，謂人曰：吾平生所畫多矣，獨今日下筆，若有鬼神翼而成者。跡是長安中畫，傳其名。貞觀初，寺僧以此堂年月稍久，慮一旦有摧圯，遂召數工計土木之費，且欲新其製。忽一日，群僧齋於寺庭，既坐，有僧十人，但白皙清瘦，貌甚古，相次而

來列於席。食畢。偕起入佛堂中。群僧亦繼其後。俄而十人忽亡。所見群僧相顧驚嘆者久之。因視北壁中十光佛。見其風度與向者十人果同。自是僧不敢毀其堂。且用旌十光之異也。

道嚴師者。居於成都寶曆寺。唐開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道嚴於佛殿前軒。燃長明燈。忽見一巨手在殿西軒。道嚴悸且甚。俯而不敢動。久之。忽聞空中有語云。無懼。無懼。吾善神也。且不敢害師之一毫。何俯而不動耶。道嚴聞之。懼亦稍解。因問曰。檀越為何神。匿其軀面。見示其掌。已而聞空中對曰。天命我護佛寺之地。以世人好唾佛祠地。我即以背承之。受其唾。由是背有瘡。潰吾肌且甚。願以膏油傅其上可乎。道嚴遂以清油置巨手中。其手即引去。道嚴請曰。吾願觀檀越之形。使畫工圖於屋壁。且書其事以表之。冀世人無敢唾佛祠之地者。神曰。吾貌誠陋。師見之。願無懷悚耶。道嚴曰。檀越但見其身。勿我阻也。見西軒下有一神。形質猶惡。手巨準隆。張目呀口。體狀魁碩。長一丈。道嚴一見。背忽汗流。其神即隱去。於是具以神狀告於畫工。圖於西軒之壁。

故刑部尚書沛國劉遵古。大和四年。節度東蜀軍。先是蜀人有富蓄群書者。劉既至。

嘗假其數百編。然未盡詳閱。明年夏。涪江大汎。突入壁壘。漂潰里中廬舍。歷數日。水勢始平。而劉之圖書器玩盡為暴水濡汚。劉始命列於庭以曝之。後於群書中得周易正義一軸。筆勢殊妙。字體完古。蓋非近代之書也。其卷尾有題識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讀周易正義。從茲易號十二三歲。至一人八千口。當有大水。漂溺之後。當有人舒轉。曬曝。衡陽道士李德初題。劉閱其識。歎息良久。窮其所自。乃蜀人所蓄之書也。於是召賓椽以視之。所謂易號十二三歲。至一人八千口者。一人八千口。蓋大和字也。自上元歷寶曆廣德永太。大曆建中及元貞元和永貞。慶曆寶曆至大和。凡更號改元一十有三矣。與其記語果相契合。然不知李道士德初何如人耳。抑亦假其名以誇炫後世子。

宣室志卷之九終

宣室志卷之十

唐 聖朋張讀撰

天寶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熱而瘠。其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鬼在臆中。藥亦可療。於是煮藥而飲之。忽覺臆中動搖。有頃。嘔涎斗餘。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刀刃刮之。有一人自涎中起。初甚么麼。俄長數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起出降階。遽不見。自是疾愈。

滎陽鄭德楫嘗獨乘馬。逢一婢。姿色甚美。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鄭郎。鄭愕然曰。素不識崔夫人。我又未婚。何迎之有。婢曰。夫人小女頗有容質。且以清門令族。宜相配。敵。鄭知非人。堅拒之。俄有黃衣蒼頭十餘人至。曰。夫人趣郎。追輒控馬。其行甚疾。耳中但聞風鳴。奄至一處。崇垣高門。外皆列植楸桐。鄭立於門外。婢先白。須臾命引鄭郎入。進歷數門。館宇甚盛。夫人著青羅裙。年將四十。而姿容可愛。立於東階下。侍婢八九皆鮮整。鄭趨詣再拜。夫人曰。無怪相屈耶。以鄭郎甲族美才。願托姻媿。小女無堪。幸能垂意。鄭見逼。不知所對。但唯唯而已。夫人及堂上命引鄭郎自西階升。堂上悉以花芻薦地。左右施豹脚床。七寶屏風。黃金屈膝。門垂碧箔。銀鈎珠絡。長筵列饌。皆

極豐潔。乃命坐。夫人又善清談。叙置輕重。世難與比。食畢命酒。以銀樽貯之。可三斗。餘琥珀色。酌以鏤杯。侍婢行酒。味極甘醲。向暮。一婢前白。女郎已艷妝訖。乃命引鄭郎出。就外間浴。以百味香湯。左右進衣冠履。瑯琊美婢十人扶入。恣為調謔。自堂外門。步至花燭。乃延就帳。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艷。目所未見。被服繁麗。冠絕當時。鄭遂欣然。其夜成禮。明日。夫人命女與就東堂。堂中置紅羅繡帳。衾幃相薦。皆悉精絕。女善彈箏。後曲詞新異。鄭問所迎婚前。乘馬來。今在何許。曰。令已返矣。如此百餘日。鄭雖情愛頗重。而心稍疑忌。因謂女曰。可得同歸乎。女慘然曰。幸託契會。得事巾櫛。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鄭審其怪異。乃謂夫人曰。家中相思。頗有疑恨。乞賜還也。夫人曰。過蒙見顧。良深感慕。然幽顯殊途。理當暫隔。分離之際。能不泫然。鄭亦泣下。乃大燕會。與別曰。後三年當相迎也。鄭因拜辭。婦出門。揮淚握手曰。雖有後期。尚延年歲。歡會尚淺。乖離苦長。努力自愛。鄭亦悲悅。婦以襯體紅衫。及金釵一雙。贈別曰。若未相忘。以此為念。乃分袂而去。夫人敕送鄭郎。乃前青驄也。鞞帶甚精。鄭乘馬出門。倏忽復至其家。奴遂云。家中失君已一年矣。視其所贈。皆真物也。其家語云。郎君出行之後。其馬自歸。不見有人送回。鄭始尋其故處。惟見大墳。傍有小塚。塋前列。

樹皆已枯矣。而前所見悉華茂成陰。其左右人傳云。崔夫人及女郎墓也。鄭尤異之。自度三年之期。必當死矣。後至期。果見前所使婢乘車來迎。鄭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安處。吾復何憂。乃為分判家事。預為終期。明日乃暴卒。

李林甫為相既久。將以擬禍。且天下人多怨望。頗招鬼災。乃致方術士。以禳去之。後得一術士曰。相國豪貴。下人積怨者不少矣。為禍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雖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禍也。林甫曰。若之何。術士曰。可於長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備之。林甫乃於西市召募。而得馮。自云嘗厠軍伍間。以善射稱。近為病。他無所知。林甫即資其衣食。計月以給。後一夕。林甫會宴於庭。燕趙翼侍。度曲未終。忽然中絕。善射者異而聽之。聞無聞矣。乃默籌曰。夜未闌。忽如是。非有他邪。抑術士之言耶。乃執弓矢。踰垣以入視之。忽見垣之南。有一物墜而下。又一人踰垣來。善射者一發中之。乃驚去。因至林甫張樂之地。見歌者舞者。噤而不能嚙。其喉。吃而不能翻。其袖。寂寂然若木偶狀者。因視垣南墜下之物。即一囊而結者。解其中有數百籤。皆林甫眾家僮名氏也。於是。以名呼。一一而應。遂宴飲如初。其明日。術士來。且賀曰。賴此人。不然。幾為所禍。向乃負寃而死者也。明公久專機要。積戾萬狀。自茲十稔。乃非吾之所知。其後林甫籍

沒果符十年之期也

大曆中有進士竇裕者。家居淮海。下第將之成都。至洋州。無疾卒。裕嘗與淮陰令吳興沈生善。別有年矣。聲塵兩絕。莫知其適。後沈生自淮海調補金堂令。至洋州。舍於館亭中。是夕風月清朗。夜將半。生獨若有所亡。而不得其寢。俄見一白衣丈夫。自門步入。且吟且嘜。似有恨而不舒者。久之吟曰。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館。望月獨相思。塵襟淚痕滿。生聽之。甚覺類竇裕。亟起與語。未及。遂亡見矣。乃嘆曰。吾與竇君別久矣。豈為鬼耶。明日命駕而去。行未數里。有殯於路。前有誌曰。進士竇裕殯宮。生驚。即馳至館。問館吏曰。有進士竇裕。自京遊蜀。至此暴亡。太守命殯於館南二里外。道左殯宮是也。沈即致奠。拜泣而去。

李生者。貞元中。舉進士。下第歸潯陽。逢次商洛。會漢南節度使入覲。為導騎所迫。四顧惟蒼山萬重。不知所適。時日暮馬劣。無僕從。見荆棘之深。有殯宮在焉。生遂投匿其中。導從既遠。方將前去。又不知道途之幾何。乃嘆曰。吾之寄於是。豈非命哉。於是止於殯宮中。先拜而祝曰。某家廬山。下第南歸。至此為府公前驅所迫。既不可進。又不得退。是以來魂如有知。願容一夕之安。既而閒望。時風月澄霽。雖郊原數里。皆可

洞見。又有一殯宮在百步外。彷彿見一人。俄而漸近。乃一女子。妝飾嚴麗。短不盡尺。至殯宮南。入穴中。生且聽之。聞其言曰。金華夫人奉白崔女郎。今夕風月好。可以肆目。時難再得。願稍留念。穴中應曰。屬有貴客寄吾之舍。吾不忍去。非一夕之歡。無足怪矣。其人乃去。歸殯宮下。生明日至。逆旅問之。有知者。是博陵崔氏女也。隨父為尉江南。至此而歿。遂藁葬焉。生感之。乃以酒膳致奠而去。

唐李林甫方居相位。嘗退朝。至於堂之前軒。見一玄狐。其質甚大。若牛馬。而毛色黧黑。有光自堂中出。馳至庭。顧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將射之。未及已。亡見矣。自是凡數日。每晝坐。輒有一玄狐出焉。其歲。林甫籍歿。被誅。

唐丞相李揆。乾元初。為中書舍人。嘗一日退朝歸。見一白狐在庭中。搗練石上。命侍童逐之。已亡見矣。時有客於揆門者。因話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賀。至明日。果選禮部侍郎。

唐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餘歲。聰敏有文學。風貌明秀。裴君深愛之。忽被病。旬日益甚。醫藥無及。裴君方求道術士。為呵禁之。冀瘳其疾。有叩門者。自稱高氏子。以符術為業。裴即延入。令視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為耳。然某

有術能愈之。即謝而祈焉。生遂以符術考召。僅食頃。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謂高生為真術士。且飲食已而厚贈絳帛。謝遣之。生曰。自此當日夕來候耳。遂去。其子他疾雖愈。而常神魂不足。往往狂語。或笑哭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即以此祈之。高生曰。此子精魄已為妖魅所奪。今尚未還耳。不旬日當間。幸無以憂。裴信之。居數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來謁裴。與語。謂裴曰。聞君愛子被病。且未瘳。願得一見矣。裴即使見其子。生大驚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當加甚耳。裴君因詰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為狐。乃坐方設席。為呵禁。高生忽至。既入。大罵曰。柰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於室內耶。即為病者耳。王見高來。又罵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為他術考召哉。二人紛然相詬辱不已。裴氏家方大駭異。忽有一道士至。私謂家僮曰。聞裴公有子病狐。吾善視鬼。汝但為請入謁。家僮馳白。裴君出具詰其事。道士曰。易愈耳。入見二人。二人又語曰。此亦妖狐。安得為道士惑人。道士亦罵之曰。狐當處郊野墟墓中。何為擾人乎。既而閉戶。相鬪毆。數食頃。裴君益恐。其家僮惶惑。計無所出。及暮。忽聞然不聞其聲。開戶視之。見三狐卧地而喘。不動搖矣。裴君盡鞭殺之。後其子旬月乃愈。

尹瑗者嘗舉進士。下第後為晉陽普原尉。既罷秩退居郊野。以文墨自適。忽一日有白衣丈夫來謁。自稱吳興朱氏子。早歲嗜學。聞明公以文學自負。願質疑於執事。無見拒。瑗延入。與之語。且機其說云。家僑嵐川。早歲與御史王君。皆至北門。令者寓跡於王氏別業。累年。自此每四日輒一來。甚敏辯。縱橫詞意。典雅。瑗深愛之。瑗因謂曰。吾子機辯玄奧。可以從郡國之遊。為公侯高客。何乃自取沉滯。隱跡葭菼。生曰。余非不願謁公侯。且懼旦夕有不虞之禍。瑗曰。何為發不祥之言乎。生曰。某自今歲來。夢卜有窮盡之兆。瑗即以詞慰諭之。生頗有愧。生後至重陽日。有人以醞醞一瓶遺瑗。朱生亦至。因以酒飲之。初辭以疾。不敢飲。已而又曰。佳節相遇。豈敢不盡主人之歡耶。即引滿而飲。食頃大醉。告去。未行數十步。忽仆於地。化為一老狐。酩酊不能動矣。瑗即殺之。因訪王御史別墅。有老農謂瑗曰。王御史并之裨將。往歲戍於嵐川。為狐媚病而卒。已累年矣。墓於村北數十步。即命家僮尋御史墓。果有穴。瑗後為御史。竊語其事。時唐大和初也。

元和中。有許貞者。家於青齊間。嘗遊西長安。至陝。貞與陝從事友善。是日將告去。從事留飲酒。至暮方別。及行未十里。遂兀然墮馬。而二僕握其衣囊前去矣。及貞醉寤。

已曠黑馬亦先去。因顧道左小邊有馬溺。即往尋之。不覺數里。忽見朱門甚高。槐柳森密。貞既亡其僕馬。悵然遂扣其門。已扃鍵。有小童出視。貞即問曰。此是誰家。曰。李外郎別墅。首請入謁。僮遽以告主。頃之。又令請客入。息於賓館。即引入門。其左有賓位。甚清敞。所設屏障。皆古山水及名畫。經典圖籍。榻榻之類。率潔而不華。貞坐久之。小童出曰。主君且至。俄有一丈夫。年約五十。朱紱銀章。儀狀甚偉。與生相見。揖讓而坐。生因具述從事故人。留飲酒。道中沈醉。不覺曠黑。僕馬俱失。願寓此一夕可乎。李曰。但慮此卑隘。不可安止。貴客甯有間耶。貞謝之。李又曰。某嘗從事於蜀。尋以疾罷去。今則歸休於是矣。因與談話甚敏博。貞愛慕之。又命家僮訪貞僕馬。俄而皆至。即舍之。既而設饌供食。食竟。飲酒數盃而散。明日。貞晨起。話別。李曰。願更留一日。侍歡笑。生感其勤。即留之。明日乃別。至京師。居月餘。有歎其門者。自稱進士。獨孤。詔。貞延坐與語。甚聰辯。且謂曰。某家於陝。昨西來。過李外郎。談君之美。不暇。且欲與君為姻好。故令某奉謁。話此意。君以為何如。喜而諾之。詔曰。某今還陝。君東歸。當更訪外郎。且謝其意也。遂別去。後旬月。生還。詣外郎別墅。李見貞至。大喜。生即話獨孤詔之言。因謝之。李遂留生。卜日成禮。妻色甚姝。且聰敏柔婉。生留旬月。乃挈其妻。挈歸青齊。

自是李君音問不絕。生奉道。每晨起。閱黃庭內景經。李氏嘗止之。曰：君好道。甯如秦皇漢武乎？求仙之方。又孰若秦皇漢武乎？彼二人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財。以學神仙。尚崩於沙丘。葬於茂陵。况君一布衣。而乃惑於求仙耶？貞叱之。乃終無倦意。其知道者。亦不疑為他類也。後歲餘。貞挈家調選。至陝郊。李君留其女。而遣生來京師。明年秋。授兗州叅軍。李氏隨之官。數年。罷秩歸齊魯。又十餘年。李有七子二女。才質姿貌。皆居眾人先。而李容色端麗。無殊少年時。生益鍾念之。無幾。被疾且甚。奔走醫巫。無所不至。終不愈。一日。屏人。握生手。嗚咽流涕。言曰：妾自知死。至然。忍羞以心曲告君。幸君寬罪宥戾。使得盡言。已意。悲不自勝。生亦為之泣。因慰之。乃曰：一言誠自知。受責於君。願九稚子。猶在側。以為君累。尚敢一發口。且妾非人間人。天命當與君偶。得以狐狸賤質。奉箕箒二十年。未嘗纖芥獲罪。懼以他類貽君憂。一女子血誠。自謂竭盡。今日永去。不敢以妖幻餘氣。託君。念稚弱滿眼。皆世間人。為嗣續。及其氣絕。願少念弱子心。無以枯骨為擗。得全肢體。瘞之土中。乃百生之賜也。言終。又悲慟。淚百行下。生驚恍。傷感。咽不能語。相對泣良久。以被蒙首。背壁而卧。食頃無聲。生遂發被。見一狐死被中。生特感悼之。為之殯斂。莫之制。皆如人禮。畢。生徑至陝。訪李氏。

居墟墓荆棘間無所見。惆悵而遷居歲餘。七子二女相次而卒。其骸骨皆人也。而貞終不以為異。

杜陵章氏子。家於韓城。有別墅在邑北十餘里。開成四年秋。自邑中遊焉。日暮見一婦人。素衣孝一瓢。自北而來。謂章曰。妾居邑北里中有年矣。家甚貧。今為里胥所辱。將訟於官。幸吾子與紙筆書其事。妾得以執詣邑長。冀雪其恥。章諾之。婦人即揖章坐田野。衣中出一酒卮。曰。瓢中有酒。願與吾子盡醉。於是注酒。一飲。章方舉卮。會有獵騎從西來。引數犬。婦人望見。即東走。數十步化為一少狐。章大恐。視手中卮。乃一罽毼。酒若牛溺之狀。章因病熱。月餘方瘳。

長安興福寺。有十光佛院。其院宇極壯麗。云是隋所制。貞觀中。寺僧以其年紀綿遠。慮有摧圯。即經費計工。且欲新其土木。及將毀撤。既啟戶。見有蛇萬數。連貫其地。蟠繞如積。搖首吐喙。若蠶噬之狀。寺僧大懼。以為天憫重勞。故假靈變。於是不敢除毀。李林甫宅。即李靖宅。有弘師者。以道術聞於睿宗時。嘗與過其宅。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其後久無居人。開元初。林甫官為奉御。遂徙而居焉。人有告於弘師曰。異乎哉。吾言果如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稱豪貴於天下者。一人也。雖然。吾懼

其易製中門則禍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權貴。為人缺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獻良馬甚高。而其門稍卑。不可乘。以過。遂易舊製。將毀其筵。忽有蛇十數萬。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即罷而不復毀焉。未幾。林甫竟籍沒。校其始相。至籍沒。果十九年矣。

臨淮郡有館亭。濱泗水上。亭傍大木。周數十拱。突然勁枝。陰百步。往往有疾風迅雷。暮發其中。人望見亭中有二光。對而上下。赫然若電。風雷既息。光亦隨闕。開元中有韋子春。以勇力聞。會子春客於臨淮。有人語其事者。子春曰。吾將伺之。於是挈衣索止於亭中。以伺焉。後一夕。忽有大風雷振於地。亭屋搖撼。果見二光照耀亭宇。子春乃斂衣而坐。果覺有物蟠繞其身。冷如冰凍。束不可解。回視見二老人在身後。子春即奮躍揮臂。轟然有聲。其縛亦解。遂歸亭中。未幾而風雷爽霽。聞亭中腥若鮑肆。明日視之。見一巨蛇中斷而斃。血遍其地。里人相告來觀。謂子春且死矣。及見之大驚。自是其亭無風雷患。

天寶中。無畏師在洛。是時有巨蛇狀甚異。高丈餘。廣二三尺。蜿蜒若蠅。繞出於山下。洛民咸見之。於是無畏師呪之。蛇決水瀉洛城。即說佛書義。其蛇至夕。則駕風雷來。若傾聽狀。無畏乃責之曰。爾蛇也。營居深山中。因安其所。何為將欲肆毒於世耶。速

去無患生人。其蛇聞之，遂俯於地。若有慙色，頃而死焉。其後祿山據洛陽，盡毀宮廟，果無畏所謂決洛水灌城之應。

開成中，有隴西李生，為利州錄事參軍，居於官舍中。嘗晚起，見蛇數百在庭，生大懼，盡命棄於郊野外。其明日，群蛇又集於庭，生益懼，駭其異也。亦命棄去。後一日，群蛇又至，李生驚曰：「豈天將禍我乎？」蹙其容者，且久。後旬餘，生以贓罪聞於刺史，遣吏至門，將按其罪。且聞於天子，生惶駭，無以自安。縊於庭樹，絕脰而死。生有妻，感生不得其死，亦自縊焉。於是其家僮震懼，委身於井者，且數輩。果符蛇見之禍，刺史即李行樞也。

貞元十四年秋，有異鳥，其色青，狀類鳩鵲，翔於睢陽之郊。止聚木中，有群鳥千數，俱率其類，列於左右前後，而又朝夕各銜蜚蠊稻梁以獻焉。是鳥每飛，則群鳥咸噪而導其前，或翼其後，或擁其後。若傳喚警衛之狀，立則環而向焉。雖人臣侍天子之禮，無以加矣。睢陽人咸適野縱觀，以為羽族之靈者。然其狀不類鸞鳳，由是益奇之。時李翱客於睢陽，翱曰：「此真鳳鳥也。」於是作知鳳一章，備書其事。

薛嵩鎮魏時，鄴郡人有好育鷹隼者。一日有人持鷹來告於鄴人，遂市之。其鷹甚神。

儉鄰人家所有鷹隼極多皆莫能及常臂以玩不去手。後有東夷人見者請以縉帛百端為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人曰此海鷗也善辟蛟螭患。君宜於鄰城南放之。可以見其用矣。先是鄰城南陂蛟常為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鄰人遂持往其海鷗忽投陂水中。頃之乃出。得一小蛟。既出食之且盡。自是鄰民免其患。有告於嵩。乃命鄰人訊其事。鄰人遂以海鷗獻焉。

宣室志卷之十終

宣室志補遺

唐 聖朋張讀撰

進士李員。河東人也。居長安延壽里。元和初夏。一夕員獨處其室。方偃於榻。寐未熟。忽聞室之西隅有微聲。纖而遠。鏘然若韻金石之樂。如是久而不絕。俄又有歌者。其音極清越。泠泠然。又久不已。員竊誌其歌曰。色分藍葉青。聲比磬中鳴。七月初七日。吾當示汝形。歌竟其一闕。員且驚且異。翌日。命家僮窮其跡。不能得焉。是夕。員方獨處。及聞其聲。凄越且久。亦歌如前詞。竟。員心知其為怪也。默然異之。如是凡數夕。亦復聞焉。後至秋始六日。夜有甚雨。積其堂之北垣。明日垣北。又聞其聲。員驚而視之。於北垣下。得一缶。僅尺餘。制用金成。形狀奇古。與今之缶甚異。苔翳其光。隱然有文。視不可見。蓋千百年之器也。扣之。則其韻極長。即命滌去塵土。方可讀之。字皆小篆。書乃崔子玉古磬銘也。員得而異之。然竟不知何代所製也。

虞鄉有山觀。甚幽寂。有滌陽道士居焉。大和。中。道士嘗一夕獨登壇。望觀庭。忽見有異光。自井泉中發。俄有一物。狀若兔。其色若精金。隨光而出。環繞壇。久之。復入於井。自是每夕輒見。道士異其事。不敢告於人。後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爛然。即

置於中箱中。時御史李戎職於蒲津。與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遺之。其後戎自奉先縣令為忻州刺史。其金兔忽亡去。後月餘而戎卒。

陳郡謝翱者。嘗舉進士。好為七字詩。其先寓居長安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霽。出其居。南行百步。眺終南峯。佇立久之。見一騎自西馳來。繡纈彷彿。近乃雙鬟高髻。龍妝色甚姝麗。至翱所。因駐謂翱曰。郎非見待耶。翱曰。步此徒望山耳。雙鬟笑降拜曰。願郎歸所居。翱不測。即迴望其居。見青衣三四人。偕立其門外。翱益駭。異入門。青衣俱前拜。既入。見堂中設茵毯。張帳幃。錦繡輝映。異香遍室。翱愕然。且懼不敢問。一人前曰。郎何懼。固不為損耳。頃之。有金車至門。見一美人。年十六七。風貌閑麗。代所未識。降車入門。與翱相見。坐於西軒。謂翱曰。聞此地有名花。故來與君一醉耳。翱懼稍解。美人即命設饌同食。其器用食物。莫不珍豐。出玉盃。命酒遮酌。翱因問曰。女郎何為者。得不為宓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請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則已。安用問耶。夜闌。謂翱曰。某家甚遠。今將歸。不可久留此矣。聞君善為七言詩。願見贈。翱悵然。因命筆賦詩曰。陽臺後會杳無期。碧樹煙深玉漏遲。半夜香風滿庭月。花前竟發楚王詩。美人覽之。泣下數行。曰。某亦嘗學為詩。欲答來贈。幸不見諫。翱喜而請。美人求絳

箋翔視笥中惟碧箋一幅。因與之美人題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裡花開只片時。惆悵金閨却歸處。曉鶯腸斷綠楊枝。其筆札甚工。翔嗟賞良久。美人遂顧左右。撤帷。命燭登車。翔送至門。揮涕而別。未數十步。車與人物盡亡。見矣。翔異其事。因貯美人詩於笥中。明年春下第東歸。至新豐。夕舍逆旅氏。因步月悵望。追感前事。又為詩曰：一紙華箋麗碧雲。餘香猶在墨猶新。空添滿目淒涼事。不見三山縹緲人。斜月照衣今夜夢。落花啼雨去年春。紅閨更有堪愁處。窗上蠶絲鏡上塵。既而朗吟之。忽聞數百步外。有車音西來甚急。俄見金車。從數騎。視其從者。乃前時雙鬟也。驚問之。雙鬟遽前告。即駐車。使謂翔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見。翔請其舍逆旅。固不可。又問所適。答曰：將之弘農。翔因曰：某今亦歸洛陽。願偕往東行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待。即褰車簾。謂翔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嗚咽不自勝。翔亦為之悲泣。因誦以所製之詩。美人曰：不意君之不相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願更酬此一篇。翔即以紙筆與之。俄頃而成。曰：惆悵佳期一夢中。武陵春色盡成空。欲知離別偏堪恨。只為音塵兩不通。愁態上眉凝淺綠。淚痕侵臉落輕紅。雙輪暫與王孫駐。明日西馳又向東。翔謝之。良久別去。纔百餘步。又無所見。翔雖知為怪。眷然不能忘。及至陝西。遂下道至弘農。留

數日莫得再遇。竟絕影響。乃還洛陽。出二詩。話於友人。不數月以怨結。遂卒。

河南龍門寺僧法長者。鄭州原武人。寶曆中。嘗自龍門歸原武。家有田數頃。稔而未刈。一夕。因乘馬行田間。馬忽吃不前。雖鞭策輒不動。惟瞪目東望。若有所見。時月明。隨其望數百步外。有一物如古木狀。兀然而來。法長懼。即迴馬走道左數十步。伺之。其物西來漸近。乃是白氣高六七尺。腥穢甚。逾於鮑肆。有聲綿綿如呻吟。西望而去。長策馬隨其後。常遠數十步。行一里餘。至里民王氏家。遂突入馬。長駐馬伺之。頃之。忽聞其家呼曰。車宇下牛將死。可偕來視之。又頃。聞呼後舍。驢蹶仆地不可救。又頃。聞驚哭而出者。長佯過訊之。曰。主人有子。十餘歲。忽卒。語未竟。又聞哭音。或驚叫。聯不巳。夜分後。聲漸少。迨明而絕。長駭異。即具告其鄰。偕來王氏居偵之。其中悄然無聞。因開戶。而其家十餘人皆死。雞犬亦無存焉。

俗傳人之死。凡數日。當有禽自柩中而飛者。曰煞。大和中有鄭生者。嘗客於濕州。與郡官畋於野。有鷹得一巨鳥。色蒼。高五尺餘。生將命解而視之。忽無所見。生驚。即訪里中民。訊之。民有對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數日。卜人言今日煞當去。其家伺而視之。有巨鳥。色蒼。自柩中出。君之所獲。果是乎。天寶中。京兆尹崔光遠。因遊畋。嘗遇一妖。

鳥事與此同

開元中清江郡叟常牧牛於郡南田間忽聞有異聲自地中發叟與牧童數輩俱驚走辟易自是叟病熱且甚經旬餘病少愈夢一丈夫衣青襦顧謂叟曰遣我於開元觀叟驚而寤然不知其旨後數日又適野復聞之即以其事白於郡守封君怒曰豈非昏而妄乎叱遣之是夕叟又夢衣青襦者告曰吾委跡於地下久矣汝速出我不然禍至叟大懼及曉與子偕往郡南即鑿其地約丈餘得一鐘色青乃向所夢丈夫衣色也遂再白於郡守置於開元觀是日辰時不擊自鳴聲極震響清江之人俱異而驚嘆郡守具其事上聞玄宗詔宰臣李林甫寫其鐘樣告示天下

東都郡有館亭其西軒甚多怪異客有寢其下者夜常聞有犬吠聲甚微以燭視之則一無所見如是者累年矣其後郡守命扁鍵為庫嘗一夕月皎有庫吏見一犬甚小蒼色自軒下環庭而走庫吏怪其與常犬異因投石擊之其犬吠而去入西軒下明日以其事白於郡守郡守命於西軒窮其跡見門上狗有蒼色甚多果庫吏所見蒼犬之色眾方悟焉

交城縣南十數里常夜有怪見於人多愕而病且死焉里人患之久矣其後里中人

有執弧矢夜行者。縣南見一人。魁然若巨人。狀衣朱衣。以皂巾蒙其首。緩步而來。敬
偃若甚醉者。里人懼。即引滿而發。果中焉。其怪遂退。里人懼少解。即北走至旅舍。且
語其事。明日抵縣城。見郭之西有丹桂。一矢貫其上。果里人之矢。取之以歸。鏃有血
甚多。言於縣令。令命焚之。由是縣南無患。

元和中。博陵崔鼓者。自汝鄭來。僑居長安。延福里。嘗一日讀書牖下。忽見一童。長不
盡尺。露髮衣黃。自北牖下。趨至榻前。且謂鼓曰。幸寄君硯席可乎。鼓不應。又曰。我尚
壯。願備指使。何見拒之深耶。鼓又不顧。已而上榻。躍然拱立。良久。於袖中出一小幅
文書。致鼓前。乃詩也。字細如粟。歷然可辨。詩曰。昔荷蒙恬惠。尋遭仲叔授。夫君不指
使。何處覓銀鈎。覽訖笑而謂曰。既願相從。無及後悔耶。其童又出一詩。投於几上。詩
曰。學問從君有。詩書自我傳。須知王逸少。名價動千年。鼓曰。吾無逸少之藝。雖得汝
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龍蛇運八行。惆悵江生不相賞。應
緣自負好文章。鼓戲曰。恨汝非五色者。其童笑而下榻。遂趨北垣。入一穴中。鼓即命
僕發其下。得一管文筆。鼓因取書。鋒銳如新。用之月餘。亦無它怪。

東都陶化里有空宅。大和中。張秀才。借居肄業。常忽不安。自念為男子。當抱慷慨之

志不宜恇怯以自輟。因移入中堂以處之。夜深欹枕。乃見道士與僧徒各十五人。從堂中出。形容長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威儀容止一一可敬。秀才以為靈仙所集。不敢惕息。因佯寢以窺之。良久別有二物。展轉於物。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內四眼刻刻如火色相馳逐。而目光眩轉。轟然有聲。然逡巡僧道三十人。或馳或走。或東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獨立一處。則被一僧擊而去之。其二物周流於僧道之中。未嘗暫息。如此爭相擊搏。或分或聚。一人忽叫云。卓絕矣。言竟。僧道皆默然而息。乃見二物相謂曰。向者群僧與道流。妙法絕高。然皆賴我二人成其行數耳。不然安得稱卓絕哉。秀才乃知必妖怪也。因以枕擲之。僧道三十人與二物一時驚走。曰不速去。吾輩且為措大所使也。遂皆不見。明日搜尋之於壁角中。得一敗囊。中有長行子三十箇。并骰子一雙耳。

開成中。河東郡有街吏。常中夜巡警於路。一夕天晴月朗。乃至景福寺前。見一人俛而坐。交臂擁膝。身盡黑。居然不動。吏懼。因叱之。其人俛而不顧。叱且久。即見其首忽舉。視其面貌極異。長數尺。色白而瘦。狀甚可懼。吏初驚仆於地。久之稍能起。因視之。已亡見矣。吏由是懼益甚。即馳歸。且語於人。其後因重構景福寺門。發地得一漆桶。

凡深數尺。上有白泥合。其首果如街吏所見。

初唐有神像。範金而製。傳云。隋朝有術士。鎔範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於宮中。扁其殿宇甚麗。玄宗嘗幸其殿。啟而觀焉。時肅宗在東宮。代宗尚稚。俱侍上。上問內臣高力士曰。此神像何所異。亦有說乎。力士曰。此前代所製。可以占王者之在位幾何年耳。其法當厲聲而叱之。苟年甚永。則其像搖震亦久。不然一撼而止。上即嚴叱之。其像若有懼。搖震移時。仆於地。上喜笑曰。誠如是我為天子幾何時。力士因再拜賀。上即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孫叱之。亦搖動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玄宗在位五十載。肅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五十九年。盡契其占也。